

西夏人物三章

包作军

没移俐玛

阴差阳错，真正的阴差阳错。

她喜欢他，却不得不嫁给他的儿子。

没移俐玛，一位大胆奔放只爱英雄的女孩子，自小的时候就十分仰慕元昊。

记得那是好水川大捷之后，六岁的没移俐玛跟随父母等候在西夏国都兴庆府的东门外，迎接元昊大军凯旋。一眼望去，远处尘土飞扬，飞扬的尘土中透出一道道凛冽的光芒，那是阳光折射在冷兵器上才能发出的光辉，从飘扬的旗帜中一眼就可以看出是元昊的队伍。人群蓦然寂静了，肃立欢迎这位带领他们走向胜利的首领。

伴随胜利的号角吹响，响彻云霄的是党项人的欢呼。威武的骑士，雄壮的军团，金色的荣誉照耀旗帜，从血与火的沙场上归来的将士们都充满了骄傲。刀剑雪亮，曾经满饮敌人的鲜血，铁骑嘤嘤，曾经踏破敌军将士的头颅。庆功的美酒在杯中荡漾，少女们崇拜的目光毫无掩饰地追逐着英雄。

一战功成，元昊成为党项族的伟大英雄。给元昊献完花，六岁的没移俐玛快步跑到元昊的面前，大声说：“我要嫁给你。”

没移俐玛天真无邪的话语，引得人群一阵欢笑。现在，没移俐玛十六岁了，她可以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了。元昊对于她来说，是电，是光，是唯一的神话。她只爱他。

可为什么？为什么她却选作元昊之子宁令哥的王妃。宁令哥？当初从父亲的口中得知这个名字时，她皱了一下眉头。在她的眼里他不过是个书生，整日只知道饮酒吟诗的人，是一个缺乏英雄气概的人。

看着桌上宁令哥送来的一大堆新婚礼物，没移俐玛心里不免郁闷。没移俐玛不是一个爱喝酒的人，但她却为自己斟了满满一大杯。她想一个人借酒忘却忧伤。她徐徐端起酒杯一饮而尽，复又斟上一杯，不饮，只细细地看着，似乎是为了把自己的忧伤看得更清楚。

院门轻响，有人进来了，是宁令哥。他边走边吟咏一首诗，依稀听得是陈后主的《玉树后庭花》：“丽宇芳林对高阁，新装艳质本倾城；映户凝娇乍不进，出帷含态笑相迎。妖姬脸似花含露，玉树流光照后庭；花开花落不长久，落红满地归寂中！”

没移俐玛鄙夷地笑笑，真是老子英雄儿混蛋。他居然喜欢亡国之音。

这时，宁令哥进来了，苍白的脸上溢着红光，也许是在外面多饮了几杯，进房后连话都不大清楚了。

没移俐玛厌恶地欲往外走。

宁令哥一把拉住了她。

宁令哥把她按在一把椅子上，然后坐在

没移俐玛的身边，伸手搂住了没移俐玛的肩膀。尽管没移俐玛内心里涌动着不情愿的潜流，但还是顺从地往宁令哥怀里靠了靠，以免醉酒之人作出令她不堪的动作。

宁令哥问：“你爱我吗？”

没移俐玛默不做声。

宁令哥说：“我太爱你了。”

没移俐玛正色道：“现在是战争频发的非常时期，你身为太子，应该爱大夏国，应该为你的父亲出谋划策，而不是整日喝酒吟诗，同女人卿卿我我！”

“你，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只不过希望你能做一个像你父亲那样的人。”

“你莫不是如传闻中所说的，爱上我的父皇了？”

“我爱英雄！”

“耻辱啊！你去死吧。”宁令哥简直嫉火填胸，他刷地一声抽出了刀。

“你的刀也能杀人？它只不过是腰间饰物罢了。”面对宁令哥手中的刀，她若无其事地挺直了胸脯，面目从容。

“你为你的话忏悔吧。”

“不，我从来不知道悔字怎么个写法。”

宁令哥腕子一抖，鲜红的血自白刃间喷涌而出。

没移俐玛愣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忽然变得轻松起来，嘴角甚至绽出一朵微笑。她看着宁令哥说：“你现在才像个男人，我，我有点喜欢你了……”

没移俐玛感觉不到忧伤和痛苦的存在了，她只觉得飘荡在宁静的湖面上，安宁，出奇的安宁。远处飘来了寺院悠扬的钟声，然后她绽放的笑容渐渐枯萎了……

没藏黑云

风萧萧。

白露为霜，寒意蔓延。

没藏黑云眼见叛乱者的追兵将至，她把

自己白色的斗篷扔到前面的岔路口，然后返身躲进一丛茂密的茭茭草中。

自元昊遇刺身亡之后，没藏黑云为躲避叛乱者的追杀，眼泪都顾不得擦，怀抱刚满周岁的孩子谅祚（后来的夏国第二代国君毅宗），匆匆自贺兰山的离宫中逃出。

失去父亲的婴孩在睡梦中十分安静。没藏黑云凝望着他粉雕玉琢的小脸，泪水默默地在心里流淌。

没藏黑云有杨柳般的风姿，如云烟般幽盈，含有冬梅的傲骨。她端庄娴雅，含而不露，善解人意，兰心蕙质，有着洁净的脸庞和干练的气质。

没藏黑云的祖母曾告诫她，做女人要像贺兰山上的积雪，厚积薄发，平时要忍耐，再忍耐，积蓄力量，关键时候才可惊天动地。

祖母还告诉她“聪明的人珍视妇女品行，愚蠢的人注意妇女容貌”、“占有牲畜不富，怀有智慧才富”之类的做人道理。

没藏黑云虽然读过许多书，懂得比许多男人更多的治国安邦之策，但她行事总是低调，不事张扬，即使偶尔外出也总是用一条纱巾遮掩着美丽的面孔。

没藏黑云曾经陪伴元昊度过在辽国做人质寄人篱下的艰难岁月，在元昊母亲不在身边的日子，是她给了元昊母亲般的呵护。没藏黑云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很有女人味，仿佛一个因熟透而格外香甜的红苹果，让元昊十分着迷。元昊虽然是党项人的王，但元昊更像是没藏黑云的大孩子，只有在没藏黑云面前，元昊的眼中才会闪现孩子般天真的光芒。元昊的心又是那么复杂，几乎没有人可以看透他的心、体会他的感情。也许只有没藏黑云才能做到，但这对于元昊来说已经足够了。

“党项很小，所以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字。可是党项也很大，可以吸取我们敌人的优点来铸造属于我们自己的辉煌。”没藏黑云对还是王子的元昊说过这样的话，这使他感到十分震撼，并由此对没藏黑云刮目相看。

党项人是一个征战连年、朝生夕死的民族，女人在男人的刀光剑影下黯然失色。但没藏黑云始终在元昊的心目中闪烁着熠熠的光辉。

虽然没藏黑云忍耐，再忍耐，但在后宫女人之间的争斗中，她还是被排挤得没有立足之地，她被迫到兴庆府戒坛寺出家为尼。

没藏黑云占尽了后宫佳丽的万种风情，也尝尽了独锁深寺的辛酸苦痛。她时而独享万千宠爱，时而清品寂寂冷宫幽怨。她仿佛一片凄美的花瓣，承受风雨，迎接雨露。

在失去没藏黑云的日子，元昊每日从早到晚地饮酒，纵情声色，却从未有过真正的欢笑，酒醉后就用刀在手臂上写字。宫人发现，他只写两个字：黑云。

元昊最终没有因没藏黑云的出家而放弃她，他频频驾临寺院。后来两人在贺兰山打猎途中，生下了谅祚。

日子一路平平仄仄地走来。走过了春，走过了夏，走过了秋，又将走过冬。

这次宫廷之变虽然事出突然，但也是元昊长期荒于国事酿成的恶果。

当初，元昊曾赞叹没藏黑云有治国之才，有人则讥她“处则为远志，出则为小草”。此讽喻来自一种药草，其在地下的部分为“远志”，露在外面的部分为“小草”，以此影射挖苦她隐在元昊背后时志在高远，一旦抛头露面则不过为寻常之小草而已，一个女人能有什么作为？对此她自然是一笑置之，并不怎么放在心上。可是不知为什么，今日里却总是想起此事。或许是因为证明自己是“小草”还是“远志”的时刻，已迫在眉睫了。

这次变故仿佛在大夏国人的心上降了一阵霜露。

这场霜露会持续多久呢？自己又该怎么做呢？路是要靠自己一个人走的，所有能帮助你的人不可能是你人生荒漠中的湖泊，只能是你前行时的水袋，能够给予你的帮助都是有限的。要好好走完你的路，只能靠自己。没藏黑云这样想。

叛乱者嘚嘚的马蹄声渐渐远去了。

夕阳落尽，贺兰山在淡蓝色的夜幕衬托下，渐渐变成黑黝黝的一道轮廓。

没藏黑云身穿一袭黑衣，头上戴着黑色面纱，怀抱婴儿，伫立在风中。

自元昊遇刺身亡那一刻开始的孤独，忽然变得遥远。她只觉得白露如霜，落满了她的心。一颗心，经过这阵霜意，怕也是接近完美了。

没藏黑云空落的心头渐渐充满了自信。

西夏国都兴庆府就在不远的山下了，她深情地凝望了一眼依然在怀中安眠的儿子谅祚，柔声说：“让我们一起来收拾这大夏的大好山河吧。”

启明星在一片鱼肚白里眨巴着眼睛，把黑夜的秘密暴露给白天。

渐渐地，天亮了。

细封思梦

细封思梦是一位娇艳美丽而颇有才情的女子。

一位党项诗人用诗句这样来形容她：“何故天生绝代姿，竟能如此占当时。含花嫩脸皎颜泛，却月鸾眉秀色滋。出世出尘真罕见，倾城倾国不虚词。平生未识销魂意，今日销魂我自知。”

但细封思梦不因美而生娇，总是那么小心翼翼，真诚地对待身边的每一个人。

细封思梦会用许多植物制作天然化妆品，她会用黑蒿草制成眉笔来描眉，蘸着这种植物的汁液，她会把自己的眉毛描画得又黑又长。她会用贺兰山里产的一种名叫苏日曼的浓黑色石粉自制成眼影粉，再淡淡地敷施于眼圈眼窝处。经久又耐看的眼影，再衬着一对大大的眼睛和浓黑的连眉，极富诱惑力。她还会用自家庭院种植的海纳花，把花瓣挤成汁涂在指甲上。细封思梦甚至会用采集的沙枣树胶，加上适量的清水制成梳头用的头油，因此她的头发才会那样的乌黑。而

且她把这些美容的技巧毫无隐瞒地同她身边的姐妹们分享。细封思梦不但懂得化妆术，她的汉文诗也写得极好。

元昊十分喜欢细封思梦，也十分欣赏细封思梦的才情。

细封思梦曾是元昊堂弟的未婚妻，在未婚夫战死沙场后，元昊本想将细封思梦纳为妃子，但为了换取六谷部出兵相助大夏国对抗辽国大军，元昊只能忍痛割爱，将年方二十岁的细封思梦送给自己同母异父的兄弟六谷部大王斯角督列作为王妃。

“为什么选择了我？”细封思梦不高兴地问元昊。

“因为斯角督列非常喜欢你。”

“我没有自己的选择吗？”

元昊凝望了细封思梦一眼：“作为一个党项女人，你的命运只能如此。”

在琵琶击缶奏出的欢快、祥和的乐声中，细封思梦来到了斯角督列的六谷部。

为了迎接细封思梦的到来，斯角督列专门为她建造了一幢房子。新房子与斯角督列的官邸咫尺相望。此宅坐北面南，形制优美，青砖小瓦马头墙，回廊挂落花格窗。细封思梦心中甚是喜欢。

当细封思梦被迫跟随斯角督列的时候，在相处不长的时间里，却发现斯角督列是一位有情有义的男人。二十岁出头的斯角督列性情率直，真诚而又纯洁。

细封思梦渐渐对斯角督列产生了好感。

终于有一天，细封思梦望着斯角督列说：“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世界开始变得小了，小到只有两个人——我和你。”

憨厚的斯角督列欣慰地笑了。

在属于斯角督列和细封思梦的二人世界里，细封思梦过得很开心。她不再去理会天是不是蓝，叶是不是绿，花儿是不是还在绽放，鸟儿是不是还在鸣啼。她还是她，还是那个真诚率真的女子；可她又不是她，因为她把自己的所爱，做了一个替换——有了斯角督列，她似乎什么都不需要了。因为，在

她的心里，斯角督列就是蓝天，就是绿叶，就是手握鲜花肩托翠鸟的阳光使者。

在元昊的频频催促下，斯角督列决心率六谷部出兵协助元昊抵抗强大的辽国军队。

出征前，斯角督列按照六谷部习俗例行咒羊仪式。夜间牵羊，焚香祷告，于野外烧谷火。次日晨屠羊，视其肠胃通则吉，羊心有血则不吉。

出征前的那晚，斯角督列低沉地告诉细封思梦说：“今日屠羊，见羊心有血，恐怕此战于我军不利。”

夜风通过窗户吹进来，一阵寒意袭上细封思梦的心头。

“为什么要连年征伐？”

“男人离不开战争，况且这是一个战乱频发的时代。”

斯角督列目光真挚地看着细封思梦：“我知道昊王喜欢你。如果我战死沙场，你就回到元昊身边，好有个依托。”

细封思梦急忙用手捂住他的嘴：“臣妾此心，唯天可鉴。”

泪滴与泪滴，无声地汇流在一处。

一个月后，元昊亲自赶到六谷部，把斯角督列战死沙场的消息告诉细封思梦，他说：“你可以依旧回西夏国都兴庆府。”

元昊担心细封思梦不明白，继续补充道：“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

细封思梦秀雅的脸庞上绽放出一个无比凄婉的微笑，她悲怆地回答：“细封思梦怎敢

欺斯角督列君！”

细封思梦痴痴地望着窗外。

窗外，是朗朗高悬的长生天。阳光网一样的撒在尘世，看得见浮尘在透明的阳光里飞。

元昊凝望着细封思梦：“你现在可以选择你的命运。”

细封思梦说：“你已经开始你的诱惑了！但我不能背叛我的爱人，我已经决定爱他了。人世间要找到似他那样纯真的人想必是没有的了，他没有动听的语言，但他的率直像个温柔的孩子紧揪着我的心。他的纯洁让我的母性开始泛滥，只有他的快乐能把我的脸庞点燃。”

似乎是为了杜绝元昊的念头，细封思梦顿了顿说：“我这一生只爱一个男人——斯角督列。”

元昊叹息：“难道女人真的是花，只为一入开放，吐尽最后一缕幽香，直至成为一颗芳魂，才是忠贞的女子？”

“我曾经属于过两个男人，自认为并不是一个忠贞的女子，但此时此刻我心已如古井之水，波澜不起。或许以前的我是相信爱情的，但很抱歉，这样的相信止于我的二十岁，请原谅我的怯懦和愚钝。”

说着，细封思梦突然拔出元昊腰间的剑，用力刺向自己的腹部。

鲜血喷涌，如盛开的桃花……

本栏责任编辑 张学东